

父亲的草鞋

○赵长根

上个世纪的50年代前后,年轻力壮的父亲做了撑篾工,他跟同村的宝财、掌林三个人,一起在余英溪沙港里撑篾,近的到新市,把篾撑出大运河;远时撑到盛泽、嘉兴、青浦直至苏南各地。以前是给竹行的老板撑篾,后来给县筏运站撑篾。再后来因为家里分到土地,种田缺少人手,不再撑篾了。

每当清晨启明时分,母亲就早早地起来,为父亲准备早饭、中饭。接着,父亲起床吃早饭,收拾行头,把中饭打了包放进褙襟往肩上一背,扛起篾篙出门,此时,东方狮子山口那边越来越红,太阳正待喷薄而出,把金光撒向大地。

父亲出发前收拾的行头,主要是头上的笠帽和脚上的毛笋壳蒲草鞋,衣着倒在其次。因为头上的笠帽有三用:遮太阳、防淋雨,还可当蒲扇扇风乘凉;脚上的毛笋壳蒲草鞋,既可行走,又不漏水,还能防竹篾上的篾片刺伤。

因此,这毛笋壳蒲的草鞋非常讲究:除编的是稻草,四条经都是布条织成的,经久耐用,新丰桥头的杂货店里有定做。穿时先穿上山袜,把山袜用毛笋壳像包粽子似地包起来,再穿进草鞋里。这样,虽然走起路来“啵嗒,啵嗒”响,但耐穿,不漏水又不伤脚。

来到沙港里。山里隔夜撑下来的小篾一帖一帖的停在那里。父亲他们的生活先是做篾,把一帖一帖的小篾做成长龙似的大篾。再把大篾撑到笠帽山,做成更大的篾,然后撑出大运河,撑到各地去。有时候,溪水太浅,沙港里不能做,就做成不大不小的箬,撑到溪面宽一些的笠帽山港去并成更大篾,再撑到大运河去。

其实,父亲他们撑的篾,除了几道堰坝之外,没什么急流险滩。从篾头上游撑下来的小篾,过秋头湾、九都、对河口、钓鱼潭、龙头口等,都是一个接一个的关口。那段水路都是山谷中的溪流,弯弯曲曲,溪水又深又急,尤其在山洪暴发过后,溪水暴吼如雷,那时放篾是险象环生的。

撑篾工脚着山袜草鞋,手中铁头竹篙如一支长枪,威风凛凛地把守在箬首。随着溪水的奔泻,竹箬过急流、闯险滩,撑篾工横着竹篙,一路左冲右突,大有将军把关之势。竹箬在撑篾工的驾驭下,顺溪流急驶直下,溪流的暴吼声不时在山谷中回响……

做篾没有放篾如此惊险,但是,做篾需有强劲的臂力。别看那么一帖小篾,至少总有三五百斤,少时二三人,一声“嗨呀”,扬起篾篙的钩住箬首的箬箍,一口气拖到竹箬的上首。像造房子盖瓦片似的,一小帖一小帖地往上拖,拖成一帖大篾。

父亲的臂力是强劲的。我亲眼看到过父亲,他能用单手按在檀木做的八仙桌面上,让八仙桌翻起来。我后来一天掘半亩“春花田”,累得躺下爬起来;父亲呢?一天掘一亩隔白天白坂田,“四餐”边就收了工,人家说他介伙,他说,掘了早点收场。

把沙港滩的大篾撑到笠帽山港,虽然没有急济险滩,但是,要过“篾湾潭”。“篾湾潭”是漾滩堰坝下一个90度的急弯。刚出堰坝的竹箬,像脱缰的野马,突然转弯向东,一不小心就要撞上对面的塘塍,搭“老鸱窝”。这是撑篾工的大忌,撞塌塘塍不说,这篾还怎么弄?

我家在板桥村,经常能看到“老鸱窝”。父亲他们撑篾到“篾湾潭”,用心再用心:七八个年轻力壮的撑篾工,像攻关的将士,手横长长的铁头篙篙,聚集在箬首,待竹箬转向“篾湾潭”时,撑篾工们奋勇向前,站成一排,竹篙柱在腰间的厚腰带上,用尽全力迫使竹箬急弯向东。

撑上小孩子坐在塘塍边上看:他们跟打仗似的,在竹箬上来回奔忙,一篙按着一篙,紧步向前,那双高统山袜草鞋,在竹箬上“啵嗒啵嗒”作响。有几次为了迫使竹箬急弯,篙子一撑,“哗啦”一声,人从竹箬上“飞”到塘滩边,像“撑杆跳”……

撑起“篾湾潭”,篾工们像打了一个胜仗,解开厚厚的腰带,脱下汗雨淋漓的布衫,或大声叫喊,或与河埠头洗衣汰菜的大姑娘、小媳妇讲几句不正经的话,引得箬上、岸上的人都哈哈大笑,引得几个大姑娘小媳妇追着竹箬泼水、扔泥块。这个时候,撑篾工最开心。

过了“篾湾潭”,到笠帽山港做成更大的箬,自此撑入运河,撑入嘉兴及上海、苏南各地,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突发、意外的事件还是不断。据我父亲说,他碰到过两件事——

一件是:那次竹箬撑出大运河,天起变化,狂风大作,雷雨交加,箬工们在狂风暴雨中仍撑着前行,这时,箬上的哨棚飞了起来,那些烧饭的行灶及锅盖镬子扁筷也随风飞舞,箬工们追赶着,父亲不小心跌进河里,夹在竹箬中间难以动弹,如果没有上好水性,后果不堪设想。

一件是:那次在运河上碰到一支苏北运输船队,对方嫌竹箬不让水道,一声脏话臭骂,扬起铁篙对准箬工们抛过来。这可不不得,击中不死也得伤!这人怎么不讲理?竹箬又不是小船,让道哪有这么灵便?父亲一看不对,说时迟那时快,举起篾篙上前一挡,“哗啦”一声巨响,将飞来的铁篙击落在水中,溅起浪花……

父亲虽是身强力壮,但是好胜争强,容易出事,母亲很是担心。每到父亲回家的时候,母亲总是拉着我,望着父亲回来的方向,看到父亲肩着箬篙,篙子上挂着从新丰桥买来的咸鱼,踏着“啵嗒,啵嗒”作响的毛笋壳蒲草鞋,一颗心才放入胸口。

有次,我对父亲说:阿爸!你不要去撑箬了好吗?父亲摸着我的“青壳鸭蛋(和尚头)”,对我笑笑说,那吃什么呢?我这不是为了养活你们吗?看看父亲慈祥的脸,我依偎着父亲,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云山晓色 (国画) 慎荣

钥匙的联想

○张振荣

钥匙要去开锁,锁要被钥匙开启。有一句软绵绵的话:“你这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往我心锁上的门,我把这把锁终生等你来打开!”

不过说钥匙表示主权,那也是题中之义。在媒体上,不止一次看到、听到过某位领导人到某个外国的城市访问,该城市的市长在某个庄重的仪式上把象征城市的钥匙挂在领导人的脖子上,这就意味着这位领导人成为了该城市的荣誉市民。可见钥匙代表着主权是有充分理由和根据的。大到国家、城市,小到一个家,如果主人把自家的大门钥匙交给你,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信任和托付。曾经听一位在环卫所工作的朋友说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环卫工人和工作区居民家庭有一种充分信任的互动。那时家家户户用的都是马桶、痰盂,环卫工人大清早就要挨家挨户地“倒马桶”。这个工作时段,人们大多正在呼呼大睡,为了互不影响,当事居民往往会特地给“倒马桶”阿姨叔叔配一把大门钥匙。那位环卫朋友深情地对我说,我每天腰间挂着的钥匙有多重?这钥匙的重量就是居民对我们信任的份量。

钥匙里更有千金难买的亲情。十多年前,妻子旧病复发,为了最大限度地不影响她的休息,我和妻子商定给离家较近的小姨子都配了一把大门钥匙。那时,我基本上只能专注于护理沉痾在身的妻子,像上农贸市场买菜甚至烧菜、去中西医结合医院处方续药那些费时费力的事情,凭一把钥匙就拜托小姨子了。处方续药有时要排很长的队,需要化上一两个小时,

这份又累又耗时的“苦差事”最终都落到了办事利索果断的小姨子肩上,她无从半句怨言。亲情带来的温馨和便利举不胜举。我往返桐乡南浔,自有妹妹帮我置办好当天的菜肴和其它物品,回浔时不但不为我买好了野弯转和绣花锦,还为我打开窗户“通气”;忌日(妻子父母)和年节的所有事务全由妹妹包办。我返回桐乡当天早晨洗晒的衣裤,收纳是大姨子的“分内事”。家里的抽水马桶坏了,水漏个不停,只要跟弟弟说一声,我尽可放心出门甚至去桐乡。一次由于抽水马桶漏水使我损失数百元的水费,以后我就委托大姨子夫妇在我离开南浔家后帮我进行安全检查,液化气和水管阀门是否关闭。内卫的浴霸坏了,红外线灯泡不亮了,我告知大连襟,等我一个多月后返浔,发现浴霸已经修好,看得出来,大姨子还为修理中间当了“保驾护航”。一次几位初中同窗聚会,我准备每人(户)送一份南浔土特产的礼盒,味丰堂餐馆又离家比较远,没有代步工具,于是跟小连襟商量由他操办,第二天午后,我回到家,发现一排礼盒已整整齐齐地堆放在客厅墙的一侧,隔天中午他还帮我送达目的地。亲人们事无巨细的关照和帮助使我及时走出了失去爱妻的心理阴影,更不用说现在在我们之间多么深厚的亲情了。由于我家和大小姨子家同在一个小区地块,我们门钥匙互换,谁都不用担心有忘带钥匙的烦恼。

钥匙,承载的内容和情感太多太多;钥匙,给人的联想丰富且温馨。

鸢尾花之魅

○紫箫

到绽蕾再到怒放,每每总听到他们惊讶的报喜。我习以为常,喜欢海棠的娇嫩、喜欢杨秀秀的色浓,也喜欢柳叶桃的繁艳,同样也怜惜过昙花白如玉、泽若月,惊刹一现的冷艳。

那时,君子兰娇气些,养在客厅里像个气宇轩昂来家做客的名士;鸢尾花则随意一栽,倒像送上门的童养媳,扇面状叶片朴素又不占地方。直到有一天,它们怯怯地含了紫色的花苞、仍像一个小女孩拘谨地双手交叉抱紧身子,我才心动起了,预感到有一种不期而遇的美,在时空的刹那要来临。

果然,它们结伴绽放,深紫的花萼骄傲地托着淡紫色与白色相接的花冠,3片花瓣娇羞地向花蕊合拢,另3片委婉地向外舒展,白色麦穗状花纹装饰其上,甚是雅致。微风所至,成群“紫蝴蝶”飞满院子四周,有时夏末、秋季也开,与萱草的明黄交映生辉。我们常常一家子坐在院子里,头顶是遮住天日的繁密的葡萄藤叶。那时没有手机,电视也不很常看,我和弟弟就坐在院子里,爸爸从屋里拿出书来,妈妈一边洗衣服

一边看着我们微笑……后来,父亲在奶奶家也种了葡萄、各种花草,又培植了西红柿、黄瓜、豆角。奶奶家离我家很近,而院子却非常大。有一年秋,爸爸移了些鸢尾花插在园子边,冬天快到了,我担心得不得了。凛冽的寒风摧枯拉朽,大地苍茫。鸢尾花的扇面叶形灰绿了,没有一点生机,只是还坚劲地立着,我以为它被冻死了。东风来了,令人惊讶的是,它甩去尘埃、舒活筋骨,又新绿如初了。那一刻,为它的坚持、为生命的神奇,我感喟万千。

奶奶一遍遍给鸢尾花浇水,因为她知道,有个喜欢鸢尾花的孙女隔天就要跑来看这些撒满一院又爱自行串长的花儿。

鸢尾花越来越多,邻里们都移去栽在盆里、插在院里,每当走过一条巷子,我都惬意无边。我觉得,我就是其中的一朵。

那个冬天,鸢尾花谢了,奶奶也走了。奶奶的房子空阔了。鸢尾花还在屋前屋后疯长,葡萄也越结越多。

在婚后第二年,我和夫君商量,搬到了奶奶的小屋住了。又能天天看鸢尾



清趣 (国画) 许建璋

花了,没有花的时候,还有绿叶;没有绿叶的时候,还有长长的思念。

许多个夏夜,炎热的气浪让人睡不着觉,我俩坐在粉色蚊帐中面面相觑,然后默契地一笑,迅速穿衣出屋。屋外月色皎洁、凉风习习,我们坐在葡萄藤下,听着啾啾虫鸣,也说着我们的闲言碎语。后来索性不睡,君建议刨洋姜。于是,两人拿来铁锹和勾子,原以为种了五六棵,很快会完工,没想到,洋姜比土豆还高产,枝蔓下一串一串,只要有耐心,大的捡完还有小的,湿湿的土里不知有多少,越刨越多,好像掉进了聚宝盆……凌晨,累得我们瘫坐地上,才看到一夜工夫,洋姜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疙疙瘩瘩裹着泥巴,甚是好看。不小心洋姜把鸢尾花的叶子被压住了,赶快搬开,第二天,它又恢复了生机。

鸢尾花,它朴素、自信地开满人间,它是心灵之上的美好、它是旖旎的忧伤、它是亲人的思念,也是回守望不到天涯的寄托。

今天又见鸢尾花,仿佛故人相遇,笑中含泪。

门面

○文山

精?”内人不再吱声。星期一,我刚单点位卯,手机响了,是阿丁。“你等等,我会就来。”

表弟一行,两辆摩托车。他一人骑一辆,两个下手模样的共骑一辆,车上携带着电线、仪表、一些水电笔的帆布包。

表弟的模样不像我的改天换地,脸型基本还是那个国字,皮肤依然粉白,尤其两个眼睛,大,灵气很足,一双笑眉掩映着两潭清水——这理应是一个江南女子的脸部要件。阿丁有一撇小胡子,左右分明,只是头上之发,也开始稀疏。

我来不及细打量,往昔我们玩耍的场景也只快速地放个电影,就寒喧招呼着问,大姨的身体怎么样、搞装修多少时间了,然后是感叹一下时间过得真快呀。

“我这房子,一百个平方不到。主要是钱不够,装修想省点——”我一路带他进小区,一路絮叨。

“没关系的。钱少少弄法,钱多弄法。”“表哥,我主要是给你帮忙,临行你大姨交待过了。”“我也不想赚你钱——”

“你这样说就见外了。兄弟间还谈这个,嗨——”

装修是个系统工程。阿丁是个小头目,接了单人就很少来了。手下的水电工,钱没多要,干活却三天两头不来,耽误工期,搞得时间超预期。最后结账,付钱,我颇不爽地把阿丁这波神仙送走了。

第二拨是贴瓷砖,我叫的是隔壁村的初

中同学。活是做得实在,可质量不好。地砖水泥没调好,把个里面卫生间的滴滴堵了。瓷砖也没搭配好,把厨房间要遮去的部分也贴了,还“一不小心”敲碎了多块大地砖。我也只能忍了,认了。还要管烟管酒。

第三拨的室内装修,叫的是村里人。头是村民方平,起始感觉他尚忠厚,但几个手下人,本村外村人交混,我不熟悉。他们因外面有店铺供货关系,缠着方平,向东家我央求进他们亲戚朋友的材料。反正方平是这么说的。后来被我窥破。包括方平自己推荐的窗帘,也是他小姨子开店所售。活还未干到一半,方平暗示几个手下人向我讨要生活费。我有些来气。更让人闹心的,你来查看进度,今天一个小工说,他弟弟的汽车被人说用假号诓骗了,让我帮“给出头”;明天,另一个,他堂弟观看人家打架,被同带进局子里,让你帮通融放出,“你还不是一个电话就行了?”再两天还一个,说自己儿子艺专毕业了,让帮助给联系实习,“下回帮找份工作,我请你喝酒。”

送走了前几个流程,最后是油漆。我找了一个当年的太湖边小兄弟小刘,他做漆匠。小刘带来同村一人。小刘说,阿良老哥你只出油漆钱,工钱我自己那份分文不要,他要“报答当年你帮助我的恩情”。谁知呢,有一天,有个懂行的友人路遇,他说:“顺道看看你家装修的新房”。进门他落眼就明确暗示我,“油漆可能被倒去了很多”。我当然不便去印证。小刘包了几个地方的油漆活,有时只能来那个同村

人。有一天,快结束时,那家伙说自己生病了,急需用钱,先“借了”2000元。至此,人再不见,超额“借去”的再也没还。

终于装修好了。整体逡巡一看,感觉效果不是很统一,有股烂熟的乡气。我捋摸,这就是对这些年来自己“恬故故里、歌颂乡民淳朴、村人善良”的“回报”吗?但似乎几个人,也不能代表全部啊。

以后的日子,麻烦不断:马桶时而堵塞;热、冷水龙头搞反了;地砖拱起……生活爬满了虱子。

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书房、一个厨房间、两个卧室和大小卫生间的门,在我的再三强调、隔三差五亲临监工下,做得都还算小心仔细。款型、配锁、合页,严丝合缝。尤其是大门,砂磨,上第一遍漆,干了后再上第二遍漆,最后“抛光”“打蜡”。看上去,大方、得体,开门关门,嘎吱脆。“好看,结实,气派的么!”同层的新住户路过,一句夸,让我觉得很是受用。

转眼,五年过去了。

又攒钱、按揭,我在开发区买了套房子。这回装修,本来夫妻早已商定,“请装修公司”,省钱省力省心。谁知,那天晚餐,内人特别为我备了瓶好酒,还较平素加了几个好菜。两杯酒下肚,她欲言又止,一问,方知“有事”:丈母娘来电,老家金华自己的姨侄刚成立一个装修公司,家里这单装修活,“要给娘家人做!”

应承不应承?暗夜无眠,我像是被装修的泥刀,在翻来覆去地给修理。